

我即將離開奧蘭多。收拾行李之際，我不免感觸良多。為了爭取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的資格，我艱苦奮鬥了五年，期間與父親渡過了無數美好的時光。然而，這段值得懷緬的日子將要結束，這種難忘的回憶將會藏在我心底。



父子一起打高爾夫球



我很珍惜與父親一起在奧蘭多生活的日子

母親致電告訴我要提早離開奧蘭多，以便出席2004年6月4日舉行的葉森賽事。我心裡不免奇怪：「賽馬？為何叫我參加？」說實在的，自從克萊門意外離世後，我再沒有過問關於馬和賽馬的事。它帶給我太多既甜蜜又痛苦的回憶了，讓我心裡百味雜陳。我移情於高爾夫球賽，讓高爾夫成為寄託，然而現在連這個愛好也將要劃上句號了。



我的職業高爾夫球手事業要結束了

時至今日，我仍然記得獲悉克萊門噩耗的情景。當時母親來奧蘭多探望我的時候，並未主動談及馬匹的事。我於是向她問及李思博先生及克萊門的近況。她說李思博先生已經退休，馬房也已經賣掉。我很驚訝，因為按理克萊門應傳承他的衣鉢才是，他不單才華橫溢，更愛馬如命。



克萊門與「海都市」在多維爾



克萊門與「海都市」，攝於1992年香港邀請杯

母親沉默了一會兒。中華文化形容「天堂」為一個充滿歡樂的地方。傳統的大乘佛教國家稱其為「Sukhavati」，中文譯作「樂土」。中國人稱它為「極樂」世界，是所有人的終極歸宿。最後，母親簡單直接地告訴我，克萊門英年早逝，已經提前去了極樂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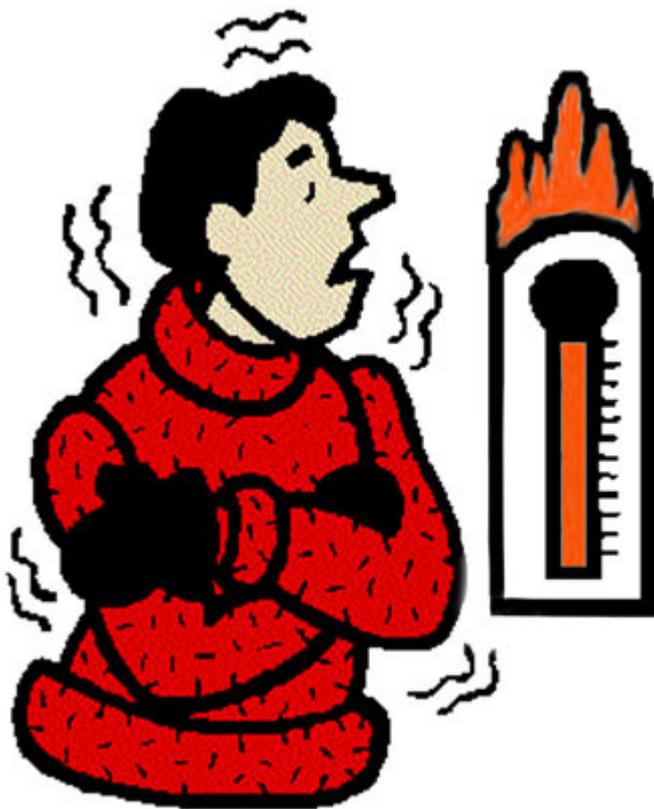


「Sukhavati」，極樂世界



樂土

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這個消息太震撼，太突然了，我仿佛覺得末日來臨，驚惶失措，在酷暑天氣裡居然渾身發抖。腦海中只有兩個念頭，「他何時離世？」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我與姐姐都對克萊門的死訊感到驚愕非常。而母親居然將此事隱瞞了三年之久，更讓我們的悲傷之中又添憤怒。



天氣酷熱非常，我卻全身發抖



驚聞噩耗，我們既震驚，又難過悲傷

現在回想，才明白母親隱瞞噩耗不過是想保護我們罷了。她不希望我們純真的心靈被殘酷的現實傷害。她還向我們憶述李思博先生在巴黎時曾說過的話，他曾說克萊門自兩歲起便患有心臟病，醫生很早便告訴李思博夫婦，他們的兒子不會活得長久。然而，即便經常入院進行搶救，克萊門一直沒有向病魔低頭。他能夠活到二十四歲，已經超過醫生本來的預期。能夠與馬為伴，特別是與「海都市」朝夕相處，已經給他短暫的人生增添了不少色彩。



克萊門與「海都市」共度快樂時光



凱旋門大賽中勝出後，李思博父子和冼艾力冼馬丁父子合照



員工們歡迎凱旋而歸的「海都市」及克萊門



克萊門也是一名跳欄賽騎師

我們悲傷了許久，才慢慢地恢復過來。



嘉心：莫名的悲憤交織在一起



家亮：太多痛苦和難過的回憶

多年來，我們一直相信克萊門是死於心臟病發，怎料我最近從舊報章中才得知他是被卡車撞倒而亡。若不是我偶然翻閱舊報，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克萊門的真正死因。何其不同的文化差異！在歐洲，不管真相多麼令至親難受，人們總會如實相告；而在中國，人們通常會以傳說或哲學包裝噩耗，力圖減低事實真相的殘酷。中國流傳很多傳說，講述生靈擁有神力的傳奇故事。比如我很喜歡中國名著《西遊記》描寫的孫悟空。故事離奇，敘述一隻生於石頭的猴子，透過修煉法術獲得神力，大鬧天宮後，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下，後來與僧人唐三藏前往印度，西天取經。



齊天大聖孫悟空



龍也擁有神力

往後數年，「海都市」一直寄居在愛爾蘭國家育馬場，雖然她仍是崔家成員，但因為種種原因和事情，母親委任愛爾蘭育馬場總裁克拉克先生負責照顧她，而在這期間我與「海都市」的子嗣完全失去聯絡。



愛爾蘭國家養馬場，「海都市」和她與「巨人長堤」  
(Giant's Causeway) 於2002年所生的小雌馬

言歸正傳，媽媽要我出席葉森橡樹大賽，是因為「海都市」與「鞍匠井」所生的小雌馬「艾太美」(All Too Beautiful) 會於當天出賽，母親認為我應該親自出席觀看其表現，然後向她彙報。母親還提醒我「艾太美」未必能跑贏德比勳爵士(Lord Derby)的賽馬「占卜」(Ouija Board)，所以建議我同時選這兩匹雌馬作為連贏組合投注。



「艾太美」(All Too Beautiful)



「占卜」(Ouija Board)

2004年的橡樹日，是我在遠離「海都市」的輝煌歲月之後第一次重新踏足賽馬場。我數月後便要前往倫敦讀大學了，此刻站在賽馬場，我不禁恍然感慨，感覺在葉森自己像一個局外人，這一切對我來說已經十分陌生了。這也是我首次與蒂珀雷裡團隊會面的日子。當年，母親將她的愛駒從法國送往愛爾蘭與「鞍匠井」配種時，「海都市」就曾寄居于蒂珀雷裡種馬場。



1992年，與「海都市」的輝煌歲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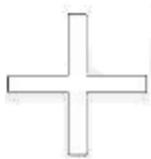


我現在的學生形象與賽馬這種「皇者運動」已格格不入

如母親所說，世界上最優秀的種馬都在愛爾蘭，事實擺在眼前，毋須辯駁。「海都市」與著名的「鞍匠井」所生的「天文學家」及「海盜王子」就是一級賽冠軍馬。而「艾太美」正是這兩匹冠軍馬擁有相同血緣的兄妹。



「海都市」



「鞍匠井」



「天文學家」

讓最優秀的母馬配最優秀的公馬，培育出最優秀的下一代

這些蒂珀雷裡的團隊令我想起我的前任練馬師李思搏。他們專注又嚴肅，彷彿在說，成敗在此一搏，只要在大賽中奪標，就能極大地提升馬匹的配種價值。要是克萊門還活著，他跟「艾太美」的練馬師應該年紀相仿。可是，我想像不出要是克萊門也整天載著耳機聽電話會是怎樣的形象。



對於賽馬事業，成敗不過一瞬之間



現代練馬師隨身攜帶手機，耳朵上時刻插著耳機

我被邀請加入「艾太美」團隊，在沙圈觀看馬匹亮相，當時我立刻被「艾太美」超凡脫俗的優雅氣質所震撼。與栗色的「海都市」不同，她是棗紅色的，而且名符其實，名為「太美」，果然生的「太美」了。專家解釋，「鞍匠井」曾與各種顏色的母馬配種，只是從未繁殖出栗色的小馬。此時，我恨不得鎮定自若的母親就在身旁，甚至能夠代替我出席這次活動。不論什麼場合，母親

都能舉止得體，應對自如。不過當時只有我獨自一人，只有往下了100英鎊連贏投注，把寶壓在「艾太美」和「占卜」身上。



她是我的母親還是蝴蝶夫人  
(Madame Butterfly)？



母親在男性場合仍應對自如。(圖左)前法國航太集團  
(French Aerospatiale) 主席Henry Martre先生，(圖右)  
中華人民共和國導彈教授梁守盤先生

重臨闊別已久的馬場，我站在這個巨額財富轉瞬交換的地方。當我看到「艾太美」首先領先對手時，我緊張不已，屏住呼吸。「艾太美」大發神勇，仿佛要展示其母「海都市」的昔日風采。哪知此時戰況突變，「占卜」稍微發力，沖到了我的小雌馬身前。比賽結束，我們最終奪得第二名，與德比勳爵士的新星「占卜」相差七個馬位。我驚訝地發現自己贏得了大筆的獎金，真要感謝母親的睿智！



全靠母親的建議，我才贏得大筆獎金

我覺得奪得亞軍已經算是不俗的成績，但蒂珀雷裡團隊員工臉上的表情就像天塌下來了一樣。其中一位團員唏噓慨歎「誰會記得第二名是誰呢？」



誰還記得白鼻兒（White Muzzle），1993年凱旋門大賽屈居亞軍的賽馬？

回到香港，我不禁把「占卜」掛在口邊。我向媽媽感歎：「‘占卜’她太優秀了！」即便母親覺得我像個強迫症（OCD）病人開口閉口都是「占卜」，她還是買了一張錄有「占卜」過往賽事的光碟，反復觀看，並決定要進一步瞭解「占卜」的父系「十字灣角」（Cape Cross）。



「十字灣角」，「占卜」的父系種馬

數周後，母親給了我一個驚喜。她問我說：「兒子，到了2005年的配種季節，我讓‘海都市’與‘十字灣角’配種，培育另一匹像‘占卜’跑得一樣快的小馬送給你怎麼樣？」我對馬匹血統和配種一竅不通，所以隨口說：「如果這匹出自‘海都市’的馬能超越‘占卜’，成為媲美漢武帝千里馬的‘靈’馬，那我當然求之不得了！」



呂布（漢朝末年）的赤兔馬雕塑